

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

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在檢閱有關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相關文獻後，研究者自行設計結構式問卷，並以社區為單位，針對全國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領導者進行全面性郵寄問卷調查及集體填表，計收回有效問卷 780 份。相關變項經因素分析處理後，橋接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社區人際關係、社區事務參與及社區政治參與等三個因素；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地方互動關係及地方社會參與等兩個因素；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可歸類為遠距社會關係及遠距社會信任等兩個因素。社區發展可歸類為過程面的社區營造、及結果面的物理環境及人文環境等三個因素。研究發現，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兩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關聯性，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良性循環作用；然而，不管是過程面或結果面，社區發展受到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的影響，皆高於橋接型與近

投稿日期：99 年 1 月 15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年 3 月 30 日。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邁向永續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研究」之部分研究成果（NSC 96-2412-H260-003-SS2）；作者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具體且寶貴的修正意見。

** 黃源協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e-mail: yshwang@ncnu.edu.tw。
劉素珍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e-mail: s95103901@ncnu.edu.tw。
莊俐昕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e-mail: s97103905@ncnu.edu.tw。
林信廷為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e-mail: s96103501@ncnu.edu.tw。

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在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與分析後，本研究從政策、實務與學術等三個面向分別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後續政策規劃、社區實務及學術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社區發展

壹、前言

自 1990 年代起的台灣，社區已逐漸發展成為政府與民間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許多政府部會的重要措施皆強調欲建立「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的服務，較為耳熟能詳者包括：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社區總體營造」，1996 年內政部的「社會福利社區化」、1999 年行政院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其它相關的項目還包括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經濟部的「形象商圈」、教育部的「社區大學」……等。尤其是行政院於 2002 年核定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新故鄉社區營造」，以及 2005 年核定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更期待能藉以將台灣的社區帶往永續發展之路。

永續社區需要以「社區能力」(community capacity)為基礎，社區能力包括存在一個特定社區內的人力資本、組織資源及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Chaskin Brown, Venkatesh & Vidal, 2001: 7)。有形的人力資本與組織資源固然是社區發展不可或缺的要害，但若缺乏無形的資產(社會資本)為後盾，將難以為社區的永續奠定穩固基石。將社會資本運用於解決弱勢社區所遭遇的困境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已成為社會政策領域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其受到的關注正與日俱增(Gittell & Vidal, 1998; 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Kay, 2006; Chaskin, et al., 2001; Pawar, 2006; Green & Haines, 2008)。例如，「社區」與「社會資本」在英國被視為是相關的概念，且政府欲藉由強化社會資本的途徑，將遭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社區推向「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Atkinson, 2003)，社會資本亦被視為是社會穩定及建立社區自我能力的基礎(Middleton, Murie & Groves,

2005)。國內研究者也指出，對於一些已沒落或沒落中的社區，若欲藉由振興地方產業（如觀光或文化產業）以重建社區，它必須將地方複雜的社會資本納入考量（梁炳琨、張長義，2005）。

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性？兩者之間是否相互影響？在台灣，雖不乏有針對頗具發展特色的社區進行相關議題的個案研究（如：黃湘玲，2002；黃永光，2005；江大樹、張力亞，2008），但卻尚未發現針對此議題進行較大規模的實證調查研究。在強調欲以社區為推動諸多公共服務之基地的大旗幟下，實有必要對基礎性的議題進行深度的探究，以作為政策規劃及實務操作上的參考。為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歸納如下：

- 一、瞭解台灣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現況。
- 二、探究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聯性。
- 三、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有助於建立永續社區的相關建議。

貳、文獻檢閱

一、社區的意涵與範疇

「社區」（community）一詞是社會科學常用的概念之一，但它卻缺乏明確的定義 Green 與 Haines（2008: 2）即認為，社區包括三項要素：（1）區域或地方；（2）提供居民之間規律性互動的社會組織或團體；以及（3）基於共同利益事件的社會互動。Mattessich 與 Monsey（1997: 6）也持類似的看法，他們指出社區是指「人們在一個在地理上被範定的區域內，且彼此及社區中的人具備社會面與心理面的聯繫」。國內對於社區的定義也漸趨多元，過去以「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二條）為主所強調的「地緣社區」，轉向「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第二條）之較具備「事緣社區」的工具性定義，再轉向「台灣新六星計畫」的「多緣社區」的權變性定義。其定義分別如下：

本綱要所稱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內政部，1991）。

本條例所稱社區，指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內，就特定公共議題，並依

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社區營造條例草案）。¹

社區定義：（1）以部落、村里、社區等地方性組織為核心；（2）不排除因特定公共議題（如老街保存），並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3）社區工作除以在地居民為主體外，鼓勵結合區域性及專業性團體之共同參與及投入，強化社區工作品質與永續推動目標（台灣新社區六星計畫）。²

就地緣觀點而言，因傳統之一村里一社區的規範，而使得社區地理範圍往往與村里相仿，故在理念上較不受歡迎，或認為其定義過於狹隘。就事緣觀點而言，它已超越傳統社區或村里之狹隘的空間，並將關注的焦點轉移至「特定公共議題」，亦即，除了讓社區的地域更富彈性外，亦可依據其所關心的議題，例如，文化、生態、環境或教育之議題，數個社區共同採取跨社區的合作模式，或以伙伴關係共同推動其空間（物質）或文化（人文）方面的建設。就多緣觀點而言，除具備地緣與事緣的特性外，更加入與外部專業性團體的結合，讓更多外部資源能投入社區的營造，一種「社區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的觀點，已初步融入社區的經營，例如，位於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態社區，即是由社區、地方與中央政府、以及專業團體（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伙伴關係，共同致力於發展社區而享譽全國。

儘管社區的定義愈來愈有彈性，但在社區議題的研究，許多採取個案式的研究還是以地理區域所範定的社區為主（如侯錦雄、宋念謙，1998；梁炳琨、張長義，2005；郭瑞坤、王春勝、陳香利，2006；江大樹、張力亞，2008）。在實証研究上，如 Coulton（2005: 75）所指，定義社區的界限是社區研究與社會工作實務所遭遇到的首要挑戰，由於其模糊不清的特性，將影響研究的可靠度與統計考驗力，亦降低了其在於社區效果的估計。然而，基於研究可行性的現實考量，許多研究者還是必須回歸到地理區域的劃分基準，以做為研究抽樣的依據（如 Prezza & Constantini, 1998; Obst, Smith & Zinkiewicz, 2002; Puddifoot, 2003；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7）。儘管它可能因地區區劃的考量而被質疑難以真正代表社區居民的集體意識，但這卻是進行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選擇。本研究亦遭遇到同樣的限制，為此，亦將社區範疇範定於「社區發展協會」之領導者所範定的社區。

¹ 資料來源：<http://www.ey.gov.tw/ct.asp?xItem=18947&ctNode=1077&mp=1>

² 資料來源：<http://health99.doh.gov.tw/media/public/pdf/21466.pdf>

二、社會資本的意涵與類型

社會資本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紀就已出現，然而，直到 1916 年 Lyda Hanifan 始首創「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乙詞，據以力倡更新社區的投入對民主與發展的重要性(江明修、陳欽春，2005：184)。之後，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為許多研究者運用於其所關注的領域，但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關注與研究才真正趨於熱絡，尤以 Pierre Bourdieu、James Coleman、Robert Putnam 及 Francis Fukuyama 的論述獲得最多的關注。

Bourdieu (1997: 51)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彼此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係之永久網絡的實質或潛在資源的總和」。依此定義，社會資本是由個人藉由參與團體及團體本身的關係所取得之利益所組成。Bourdieu 進一步指出，產生社會資本之社會網絡建立的最終目的在於提昇經濟資本；且任何個人所擁有之社會資本的多寡，部分是由其它形式的資本所決定(經濟、文化或符號)。Bourdieu 的詮釋除彰顯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外，也隱含著社會資本與經濟和文化資本之並存及互惠的效應。Bourdieu 這種將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視為並存的現象，若將它置於社區的脈絡裡，也即在強調社區內之各種資本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這種提醒對全面性社區發展的實務有其重要意涵。

Coleman (1990) 將社會資本連結至社會網絡，他認為傳統的封閉網絡易於讓網絡內的人彼此之間有較緊密的關係，進而產生對社區的義務和認同(轉引自 Kay, 2006: 162)，這將有助於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而衍生出傳統家庭和社區結構的式微，封閉網絡已漸為開放網絡所取代，社區在缺乏義務與認同的強制機制下，有助於社會資本累積的社會信任也隨之式微(Molenaers, 2003: 122)。Coleman (1988) 呼籲要讓這種奠基在家庭和社區的「“原生”制度」(‘primordial’ institution) 復甦，以取代有目的的結構性組織。顯然，Coleman 所謂的「“原生”制度」，也即是連結人與人之關係的社會資本，它不僅能啟動社區人際之間的信任關係，也有助於促進其成員在追求共同的目標時，彼此會有更具合作的意願。然而，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路社會的普及化，Coleman 之期待拉回或維繫原生連結恐將面臨著現實面的嚴峻考驗。

Putnam (1993a: 167)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能夠藉由促進協調的行動來改善社會效率之社會組織的特性，例如：規範、信任和網絡」，他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公共財(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副產品)，且其本質也是為了大眾的福祉(Putnam,

1993b; Putzel, 1997; 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 Putman (1993b: 1) 也認為好的治理與公民承諾有密切的關係，社區內的社會凝聚力端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這些構成社區社會資本的要素，對社區生活品質的改善和社區發展是必要的。顯然，Putman 已將社會資本與社區福祉做某種程度的連結，且將社區社會資本視為是整體社區資源而非個人性的資源；然而，在社區發展的脈絡裡，社會資本是否應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實值得商榷。Green 與 Haines (2008: 109-110) 即指出，長久以來，社區發展的實務工作者即認定，社會關係在社區居民的動員及方案成效的貢獻上有其重要性。就此觀點，作為社會資本要素之一的社會關係，它反而是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及改善居民福祉的主成份，而非僅是一項副產品。然而，社會關係僅是一種機會，它是否能夠有助於社區的發展，則有賴於能否將靜態的「社會關係」轉化為動態的「社會聯繫」，社會聯繫不僅能活絡實質的社會關係，它更是促進協力網絡成員建立關係的必要行動，其頻率與品質對社區發展目標的達成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Fukuyama (1997: 378)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套存在於承諾彼此合作之團體成員所共同分享的非正式價值或規範」，他認為價值和規範分享的本身並不能產生社會資本，因為價值也許是不正確的。產生社會資本的規範包括義務和互惠的集合，非正式的強制規範可減少正式連結機制所需的交易成本；他認為，社會資本並不是人群資本的子集合，因為它是團體而非個人的資產—支撐社會資本的規範...必須是要為超越一個個體所分享的...。顯然，Fukuyama 的貢獻在於提醒正向的規範與價值的重要性，特別是義務和互惠的規範及價值對降低交易成本的正向效益。

儘管學者們因觀察的角度不同，而對社會資本的詮釋並不全然一致，但他們之間仍存在著某種共識。亦即，社會資本是存在於個人和組織之間的「某些事物」(something)，「某些事物」是出自於實體之間的連結，並透過基於共同的規範和價值之信任、相互理解與互惠行動而進一步發展 (Kay, 2006: 162)。若將社會資本置於社區的脈絡裡，無論其所強調的是如 Bourdieu 的互利性，Coleman 的原生連結，Putman 的公共財和副產品，抑或 Fukuyama 的規範性，若能夠拉回或塑造社區社會資本，將有助於進一步提昇社區之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累積。Giddens (2000: 78) 即指出：「社會資本係指個人能夠用於社會支持的信任網絡，猶如財務資本能夠用於投資般。如同財務資本，社會資本可被擴張—投資和再投資」。這或已說明社會資本與其它資本的發展，將可能是擴散性的乘數作用，而非僅是累積的效果。

在社區發展的脈絡裡，社會資本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它可能因社區成員的身份及其互動網絡而有不同的層次，Gittel 與 Vidal (1998: 15) 參酌 Putnam 對人與人以及人與團體之間關係的緊密度之社會資本的分類方式，將社會資本區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這種區分方式與 Granovetter (1973) 所提之社會網絡的「強連結」(strong ties) 與「弱連結」(weak ties) 有相似之處。晚近，不同層級的個體、社區或公共組織或團體之間的關係亦受到關注，因而，有學者將這些超越階層或社區層次的關係歸為「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 (Halpern, 2005)。綜合而言，若將社會關係視為是一種連續體，從「強連結」到「弱連結」一般可將社會資本區分為三種類型 (Woolcock, 2001: 13-14; Kearns, 2003: 43; 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323; Newman & Dale, 2005: 479; Middleton et al., 2005: 1716; Talbot & Walker, 2007: 482)：

- (一) 「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基於一種獨特的認同且同質性成員彼此間之多面向的關係，成員有緊密的接觸，且具有強烈的相互承諾，例如：家人、親友或鄰居。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我群」(like-me) 的連結。
- (二) 「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主要係指由異質性的個人之間所形成之較弱、較疏遠及橫斷面的社會連結，例如：同儕、工作上的同事或社區內之公民組織或宗教團體。Putnam 將這種連結視為一種「非我群」(unlike me) 的連結。
- (三) 「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指的人們或組織跨越既有的界限、地位的連結，是一種垂直的連結，特別是指社區成員和直接或間接影響社區之個體、社區、市場或公共組織之間的連結，它促使人們或團體跨越既有的疆界，透過與不同層級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的連結來獲取資源。

這種分類方式某種程度上類似系統的觀念，若將它置於社區的脈絡，社區社會資本即是一個開放的社區系統之各次系統之間的連結和互動所產生的能量。若依網絡關係的緊密度而言，結合型社會資本相對上是互動較為密切的非正式之直接網絡的關係，如家屬、親密朋友或鄰居；橋接型則是人們跨越非正式網絡，而與直接團體以外的社區他人或團體之間的互動；連結型的社會資本則彰顯出跨越社區界線，而與社區外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互動，這種互動對社區取得外部資源具有相當程

度的影響。然而，因各類社會資本彼此之間有其模糊的交叉處，若欲明確界定各類資本的界線，在實務上是有其困難度的。儘管如此，社會資本的類型化將有助於我們去瞭解或掌握它們對社區的影響，進而採取較適當的介入方法，以促進社區的成長與發展。

三、社區發展的意涵與要素

Sinder (1969: 21) 認為「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即是成長與變遷，係指運用技術達成可測量的(短期)目標，以及創造無形的哲學、社會和人群之改變的(長期)目標；Mattessich 與 Monsey (1997: 57) 認為，社區發展主要係透過一種資源分享的過程，藉以將人群聚集，以達成改善生活品質的共同目的。英國內政部則指出，社區發展係指與社區協力之集體行動的過程，其目的在於藉由確立需求，並採取符合需求的行動，以達成社會正義和符合特定目標的變遷 (Home Office, 2004: 8-11)。

前述的定義已某種程度的彰顯出，社區發展即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目的。視為一種過程，它即是一種社會資本/能力的營造；視為一種目的，社會資本/能力的營造將產生社區發展的成果 (Phillips & Pittman, 2009: 7)。因而，若要建構一個全面性的社區發展，需要關注的不僅是其結果，也要能夠著重過程中的價值、學習、行動與參與。或許我們可藉由 Taylor、Barr 與 West (2000) 在其「社區發展路標」(Signpos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所提兩大面向的十大要素作為全面性社區發展之參酌：

(一) 社區充權 (過程)

1. 一個學習型的社區：個人充權。
2. 一個公平和正義的社區：正向行動。
3. 一個活躍和有組織的社區：社區的發展。
4. 一個有影響力的社區：參與和投入。

(二) 「社區生活品質」(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1. 一個共富的社區：地方經濟發展。
2. 一個關懷社區：社會發展和服務。
3. 一個綠色社區：環境發展。
4. 一個安全社區。
5. 一個適宜的居住地。

6. 一個永續的社區。

就過程面而言，社區充權即是社區營造，其四項要素彼此之間是互有關連的，檢視台灣社會當前的社區方案，六星計畫推動機制之強調民眾主動參與、社區自主提案、厚植互信基礎、創造在地就業、培育社區解決問題能力、及培育社區營造人才，即充分反映出它是一種社區充權的運作。就結果面而言，一個富有社區、關懷社區、綠色社區、安全社區、宜人社區和永續社區是社區發展期待的目標與結果，這些目標也相當程度地與六星計畫的六個營造的面向相吻合 - 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與環境景觀。因而，全面性的社區發展需要兼具過程目標與結果目標，亦即透過社區的參與、學習和合作的社區充權，以促進社區全面生活品質的提升。

四、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的聯結

做為社區和國家而非個人的資產，社會資本同時是社區發展的「因」，也是社區發展的「果」。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如何產生聯結？兩者彼此之間的「因」與「果」又如何？這些議題的討論將有助於促進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社會資本之於社區發展

全面性與永續性社區發展的目標在於提昇社區生活品質，生活品質的面向展現於經濟發展上的共富、社會發展上的關懷、環境發展上的綠色以及治安穩定上的安全（Taylor et al., 2000）。這些代表全面與永續社區之生活品質要素的營造，是需要許多社區之有形和無形資源的投入，特別是無形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僅被視為對貧困社區情境的改善有其重要性（Middleton et al., 2005: 1715），也被視為是強化社區生活品質及社區永續發展的必備要素（Newman & Dale, 2005: 484; Kay, 2006: 162；蔡必焜、王俊豪、卓正欽，2004：71）。實證研究發現，較高層次之社會資本的社區要比較低層次者有更佳的生活品質（Kavanaugh, Reese, Carroll & Rosson, 2005: 119）。相較於社會資本較弱的劣勢社區，較多社會資本的地方（居民關係、信任、有組織的利他主義和慈善施捨），其學校的運作較佳、學童較少看電視、暴力犯罪較少、社會包容度較高與更公平、可促進經濟發展以及讓政府更加的有效能（Portes, 1998; Cox, 2000; Putman, 2000; Kearns, 2003; Piachaud, 2002; Stolle, 2003; Rupasingha, Goetz & Freshwater, 2006; Poortinga, 2006; Mattessich, 2009）。這

只要是因爲這類的社區有高度的社會信任、緊密的社會網絡以及完善的互助規範（社會資本主要的特性），因而有較大的能力去組織和有效地動員集體行動，以取得資源或影響決策。

反之，社會資本的缺乏可能是導致社區貧困的部分原因（Hastings, 2003），甚至可能更加惡化社會排除的現象（Wallace, 2007: 10）。這只要是因爲一個缺乏社會資本的地方，即可能出現僅有零星的社會網絡、缺乏信任、很少有效的互動、沒有共同的規範和對區域的承諾、社會凝聚力衰退以及社會低度開發；這將使得該地方出現治安惡化、想要搬離該區域、相互猜忌、缺乏訊息、很少社會設施、較低的健康標準、退化的物理環境，簡言之，即是一個劣勢社區的所有標記（Kay, 2006: 167）。

顯然，社區具備社會資本能量的多寡，對社區生活的許多面向皆產生影響，無論是社區經濟、環境、治安、健康…，這或許是透過社會資本之「膠」與「潤滑劑」功能之發揮，而將社區緊緊地扣緊在一起，以使其居民能爲社區利益而採取集體行動，進而有利於社區發展工作的運作。Friedman 等（2007）實證研究即指出，社區居民一起行動得以創造出更多的變革。Gittell 與 Vidal（1998: 23-25）提出要建立以社會資本爲基礎的社區發展策略，他們認爲活化社區應從提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社區組織的能力以及網絡關係的建立與控制著手。Kay（2006）指出，社會資本在跨部門的地方經濟發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是社會資本能減少交易成本。Mel 與 Jenny（2007）也指出，當社區的發展面臨到威脅時，社會資本是建立連結、溝通和凝聚所必要的要素，它使得文化能夠再造，並提昇環境保護以追求永續。

社會資本要如何能對社區發展帶來正向的影響呢？結合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可透過規範的分享，將一些正向的社會價值（如：信任、尊重等）內化於社區成員日常生活中，使其成爲一項非正式的控制工具，藉以降低對社區成員採取諸如契約或法律之正式和明顯的控制方式（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327; Portes, 1998: 19）。例如，在經濟層面上，高度的信任可減少密集的監督，可降低與集體行爲問題相關的交易成本，減少生產活動時當事人—代理人之間的摩擦，進而促進經濟的成長與發展（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327; Rupasingha et al., 2006: 83; Jurik, Cavender & Cowgill, 2006: 151）。

連結型社會資本對社區培力和伙伴關係的運作是必要的，透過外部的連結，將可讓社區居民跨越居住地和社會空間，以爲社區居民開創就業的機會（Hastings,

2003: 88)，或獲得社區發展所須的外部資源。這種對他人開放的概念及與外界的連結，對永續社區發展皆有其重要性，Gilchrist（2009: 15-16）即指出，與社區內、外不同的資源維持連結是一種訊息的蒐集，它使得我們能夠獲得我們所不知或不能夠影響的建議、服務和資源。Green 與 Haines（2008: 117）也認為，社區外的連結將有助於我們取得社區內部所沒有的訊息、財務或新的理念，進而有助於社區的發展，這與 Hastings（2003: 88）所提之缺乏「連結型」社會資本，將可能會影響到居民取得就業的機會之論述是相似的。

從前述的分析可知，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有其重要性，特別是處於相對劣勢的社區。當一個劣勢社區處於分歧或衰退的情境，社會資本的營造被視為是可挽回頹勢的一項策略，且是分歧社會的黏合劑。此外，社會資本亦可活化人際之間的信任度，進而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這些皆有助於促進社區的福祉。然而，社會資本的影響並不必然全是正向的，因為社會資本的發展可能有助於，亦可能不利於社區發展（Newman & Dale, 2005: 477; Green & Haines, 2008: 119）。New Economics Foundation（2000）即指出：「很多人群和社會資本的要素，到某一種程度是有益的，但超越了則反而是有害的，自尊可能會轉變成「自負」（vanity），約束可能會變成壓迫，以及親密可能變成腐敗。」（轉引自 Kay, 2006: 168）。儘管社會資本的三種類型（結合型、橋接型與連結型）是社區凝聚力與網絡，甚至是夥伴關係的展現，但愈強的社會資本是否代表其對社區發展的助益愈大，仍相當程度地受到質疑。

就結合型的社會資本而言，儘管 Coleman（1990）認為社會網絡的「封閉」有助於產生對社區的義務和認同，但很強的社區凝聚意識若未能適當的被運用，或社區抱持著封閉的心態，對社區的發展或其所追求的社會正義和公平的價值，反而有負面的效應。有研究即警告，過度著重於將社區結合成一種凝聚的單位之社會資本，可能反而會使得一個社區更加的孤立，對外人或陌生人缺乏容忍度及接受度，阻礙社區的創新與變革（Hastings, 2003: 93; Rydin & Holman, 2004; Newman & Dale, 2005: 477），以及不利於社區居民對外部訊息的獲取，甚至影響到社區居民工作機會的取得（Green & Haines, 2008: 119）。這些狀況可能導致「從某一種觀點看似是一種很強的社區凝聚意識，但從另一個觀點可能被視為是粉碎、分化和階層化的」（Fukuyama, 1997: 378），進而使得結合型社會資本反而加劇其所欲解決的社會排除問題（Piachaud, 2002: 17）。

就橋接型和連結型的社會資本而言，儘管研究者強調社區發展應著重的是兩類

型的社會資本（Woolcock, 2001: 13-14; Newman & Dale, 2005: 479），但它們能夠發揮多少作用，仍有其待商榷之處。Szreter（1998: 5）即對志願結社的成員能對社會有正向的效益抱持質疑的態度，他認為社會資本能否有正向且重要的影響，關鍵在於其所建立的「關係品質」（quality of relationship）。Fukuyama（1997: 378）亦認為「價值和規範分享的本身並不能產生社會資本，因為價值也許是不正確的」。為此，這兩類社會資本能否有助於社區發展，尚須考量到互信與網絡的關係品質，及其所分享之價值的正確性。

Kay（2006: 168）認為，在一個地區增加社會資本是不能夠替代其它資本的，且社會資本本身也不可能增進社會經濟，它必須要與其他形式的資本同時使用—財務、人力、環境和文化。故當我們在問「甚麼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如何被測量？社會資本來自何方？以及如何增進社會資本？」時，我們或許也要問「社會資本一定是好的嗎？」。在普遍認為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有正向貢獻時，學者們也提醒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它可能出現的負向效果，包括：（1）排除外人或抑制社會流動；（2）團體或社區的封閉；（3）團體或社區內的順從；以及（4）規範水準下降（Portes, 1998: 15-18; Johnston & Percy-Smith, 2003: 330; Kearns, 2003: 46）。

（二）社區發展之於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有其正面的效益，也有其潛在的限制，這是研究者所普遍的認知與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是單向的關係，社區發展的成果也有可能影響社會資本的累積，這種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雙向之間的關係同時是因也是果（Portes, 1998; Phillips & Pittman, 2009: 7）。但這種因果關係能否造就出「良性循環」的現象，其前提是兩者必須要能妥善運作。前面已分析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的影響，底下將進一步探討社區發展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Gilchrist（2009: 21）指出，社區發展支持可扶植相互學習和發展共同承諾與共同願景的網絡，以使得人們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區，一同工作和生活。因而，它可被視為是一種為集體利益之社會資本的建立和釋放。McNeely（1999: 745）檢視美國社區發展的經驗發現，社區營造方案所產生出的凝聚力，獲得一種難以言喻的能量和關係網，這種Edmund Burke所謂的「凝聚之結」（ties that bind）即是社會科學家們所稱的「社會資本」。這種社區發展的過程與結果之有助於提昇社區的社會資本，已獲得許多實證上的支持（Home Office, 2004; Kay, 2006），甚至社會資本被視為是社區發展的軟性目標（Kearns, 2003: 39）。

然而，社區發展對社會資本的塑造是否一定是正向的，也有些研究持保留看法（Zetter, Griffiths & Sigona, 2005; Knotts, 2006）。若一個社區的居民能夠取得外部的資源，特別是政府資源的投入社區，一個社區也許可在不具任何情感之社區意識的情況下啟動，例如，他們可能在工具性的連結下聚在一起，共同參與如建設公園、重建廟宇、解決環境問題，或參與公益活動。儘管在缺乏真正社區意識的情況下啟動社區發展，也有一些具體看得到的成效。但以外部資源啟動社區發展，是否能隨之造就出社會資本也不盡然，政府資金撤退，可能使得社區的有形建設因疏於維護而漸趨衰退，甚至社區發展過程中社區內部的爭議若未獲得弭平，反而可能侵蝕既有的社會資本。Green 與 Haines（2008: 118）即認為，高度依賴外在於自己社區的社會結和網絡，可能有助於社會資本的促進，但若忽略與社區或地方性組織或機構互動，它也可能是社區發展上的一項障礙。實證研究發現（Knotts, 2006: 37），社區發展的投入對社區建物是有顯著的正向結果，但在社會資本和生活品質的層次上，卻未呈現顯著差異，甚至出現沒有社區發展方案介入的社區，反而有較高的社會資本。

事實上，有些弱勢社區的有形資源相對上是匱乏的，但其居民生存的休戚與共可能讓他們激發出社會資本。例如，在一個街頭幫派橫行及治安惡化的問題社區，居民可能會彼此合作以維護安全，他們的關係範圍可能會擴張至包括彼此投入以營造更緊密的鄰里關係。換句話說，儘管是非常貧困的地區，居民也可能展現出對社區的承諾。可惜的是，若居民沒有擁有足夠的資源，以讓這種升高的社區意識轉化為有效的行動，或居民不願意對行動更進一步的承諾，將可能使得難得建立起來的社會資本式微。單純或短暫的歸屬感是不足以讓社區維持永續的運作，它必須要有其他社區能力的加持，否則社會資本的延續與累積也將受到侷限。因而，全面性的社區發展是需要有形與無形資本的結合，社會資本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單獨社會資本是不能夠建立社會經濟和發展社區的。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容否認社區發展的集體行動，是可能成為啟動潛在社會資本的觸媒。

前述研究發現所反映出的訊息或許提醒我們，促進社區發展的社區營造必須是全面的與策略的，若僅專注於其中一、兩項，將難以有徹底的改變；社區營造所促成的社區發展也必須是要全面的，僅有外觀成效的社區發展，也不見得有實質的社會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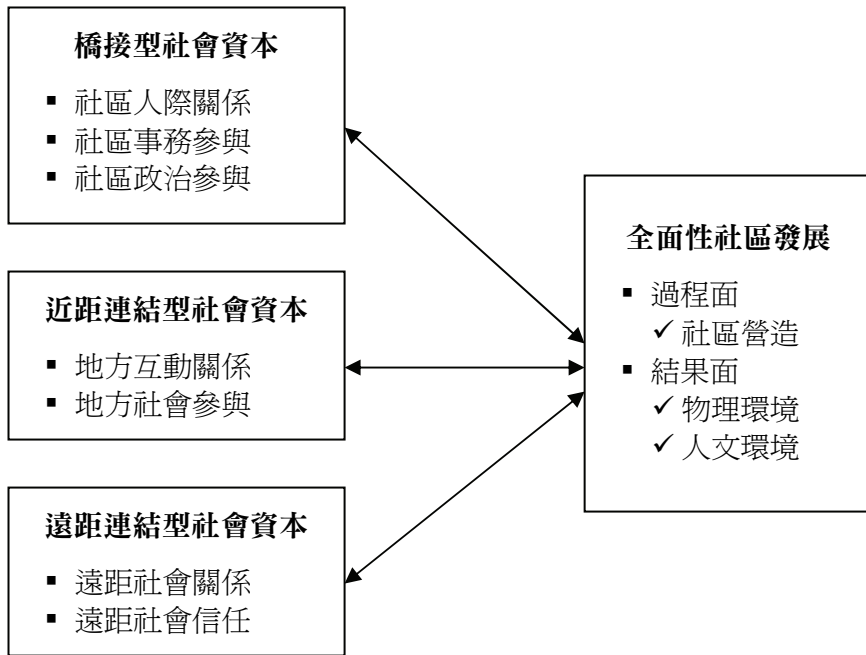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工具

本文為研究者進行之「邁向永續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研究」的部分資料分析，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關聯性，依據前述的文獻檢閱及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提出之研究架構如圖一。相較於「弱連結」之連結型社會資本，結合型與橋接型社會資本對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有更直接與深遠的影響，特別是結合型深受互動直接且密切的非正式團體影響甚深，一些社會價值透過社會化歷程，將其內化於其家庭成員或親屬，這種「強連結」不僅影響他們與社區的互動關係，且對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有相當程度的作用。然而，互動或關係較為隱密的結合型社會資本，實較不易為外人所直接觀察。本研究係以社區領導者代表「社區」發言，而非以社區居民為受訪對象，故不易也不宜從社區領導者的觀點談結合型社會資本，再加上礙於前述「社區」之界定的侷限，以及基於研究實務的可行性，偏屬於強連結之結合型社會資本，並不列入本研究之範疇。

相較於結合型社會資本，介於「強連結」與「弱連結」之間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其著重於非直接團體之異質性成員或團體之間的互動，其關係是較易於被觀察的，也較適合由社區領導者代為表達。此外，相較於前兩者，偏屬弱連結之連結型社會資本，是較易於被指認或區辨的，特別是須經常負責與外部連結的社區領導者，更足以代表社區表述與社區外的連結狀況。為此，本研究有關社會資本的分析，將僅侷限於橋接型與連結型兩個面向。

橋接型及連結型社會資本的相關變項經因素分析處理後，社區社會資本包括：
（一）橋接型社會資本，含社區人際關係、社區事務參與及社區政治參與等三個因素；
（二）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含地方互動關係及地方社會參與兩項因素；
（三）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含遠距社會關係與遠距社會信任兩項因素。社區發展包括：過程面的社區營造、以及結果面的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等三項因素。



圖一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問卷之編製過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者於研究之初廣泛蒐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除建構研究主題的理論基礎外，並設計「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問卷」初稿；第二階段，進行專家效度考驗，完成問卷初稿後，邀請 9 位專家針對初稿進行討論修正，綜合歸納專家的意見並修改問卷後，成為本研究之預試問卷；第三階段，問卷之預試，為了更瞭解問卷之適合度，本研究選取 12 位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進行問卷之預試；第四階段，正式問卷之編制，針對上述預試之樣本所提供之意見進行檢討與修正，正式完成「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問卷」。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九十六年底以前向各縣市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總計為 6313 個。資料蒐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郵寄問卷，第二階段為集體施測。郵寄問卷部分以普查之方式進行，問卷填答者以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或總幹事為主要填答對象，實際回收之問卷為 722 份，回收之問卷中因漏答過多或有明顯錯誤而無法使用者計有 30 份，將之扣除後用以分析之問卷計 692 份。第二階段採集體

施測，研究者利用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辦理之九十七年度社區發展工作幹部研習班之課程進行，該課程共進行四梯次，總共回收 116 份，扣除漏答過多、有明顯錯誤及與第一階段重覆之社區問卷共 28 份，此階段用以分析之問卷計 88 份。故兩階段合計用以分析之有效問卷為 780 份，占回收問卷之 93.08%，扣除退回之問卷，回收率為 12.22%。

本研究之問卷在回收並檢核無誤後，隨即進行編碼與「登錄」(coding)之工作，再以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for Windows 12.0 的社會統計分析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除了對各社區之描述性資料進行呈現之外，旨在發掘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本文主要採取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百分比、因素分析、積差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

三、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量表之因素分析

如圖一所示，本文的旨趣在於瞭解及分析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的現況與關聯性，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兩量表之選項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分量表，分數愈高表示愈正向。在社會資本方面，在形成初步量表內容後，分別針對橋接型社區資本(18 個題項)、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12 個題項)及遠距連結型社區(9 個題項)等三個量表，以「最大變異」(varimax)轉軸法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橋接型社會資本共粹取出三個因素，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共粹取出兩個因素，遠距社會資本亦粹取出兩個因素。各量表之因素命名、因素題項及解釋變異量如表一所示。

表一 「社區內」的成員或團體間的互動之因素分析—社區橋接型社會資本

共同因素	題 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社區人際關係	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信任	0.729
	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來往密切	0.710
	大致上來說，我覺得社區居民彼此的關係和諧	0.703
	當社區居民有需要時，彼此會相互幫忙	0.676
	多數社區居民能夠彼此包容不同的意見	0.653
	社區中不同族群的人能夠和諧的生活在一起	0.637
	社區居民只要有機會就會想佔其他人便宜	0.556
	多數社區居民如果起了爭執，會尋求社區的人來調解	0.509
解釋變異量：24.765%		
因素二： 社區事務參與	社區中如果只利於少數人的事，其他的居民也會積極投入	0.713
	多數社區居民很容易獲得個人所需的社區相關資訊	0.699
	多數社區居民有相同的機會參與有關社區事務的決策	0.615
	如果有影響整個社區的問題，多數的社區居民會設法共同解決	0.613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各種的團體或社團	0.6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所舉辦的各種活動	0.583
	多數社區居民有公平使用各項服務或福利的機會	0.547
解釋變異量：19.513%		
因素三： 社區政治參與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縣市長及縣市民意代表的投票	0.92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	0.889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鄉、鎮、村里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的投票	0.841
解釋變異量：15.703%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二 社區與其他社區、團體或組織互動之因素分析—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共同因素	題 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地方互動關係	本社區與鄰近的警政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93
	本社區與鄰近的學校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68
	本社區與鄰近的衛生醫療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51
	本社區與鄰近的社區團體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19
	本社區與鄉鎮（市）公所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667
	本社區與村里辦公室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664
	本社區與鄰近的教會或廟宇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596
解釋變異量：36.792%		
因素二： 地方社會參與	社區外的成員會被邀請參與社區營造的工作	.822
	多數社區居民有擔任政府、學校或其他民間團體的志工	.776
	我們會主動向其他社區學習社區營造相關的工作	.658
解釋變異量：22.23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三 社區與縣市政府、中央政府及地區或全國性民間團體或組織互動之因素分析—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共同因素	題 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遠距社會關係	本社區與地區性民間組織（如慈善會、基金會等）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868
	本社區與全國性民間組織（如全國性協會、基金會等）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851
	本社區與民間營利事業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85
	本社區與中央政府相關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678
	本社區與縣市政府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496
解釋變異量：40.912%		
因素二： 遠距社會信任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信任縣市政府	.872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信任中央政府	.848
解釋變異量：30.52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社區發展的過程面方面，本研究以六星計畫推動的六個面向為題項，共粹取出 1 個因素，該因素共包含 6 個題項，將其命名為「社區營造」，此因素之解釋變異量為 53.444%（見表四）。

表四 社區發展過程面之因素分析—社區營造

共同因素	題 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社區營造	本社區有積極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如長青學苑、外籍配偶課程）	0.805
	本社區有積極提供學習社區歷史與文化的機會（如地方尋根、文史教育等）	0.780
	本社區有積極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如關懷據點、課後輔導等）	0.770
	本社區有積極推動社區產業發展（如經濟產業、在地就業等）	0.744
	本社區有積極建立安全維護體系（如加裝監視器、守望相助等）	0.656
	本社區積極推動清淨家園工作（如環保志工隊、環境綠美化）	0.612
解釋變異量：53.444%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社區發展的結果面，共有 8 個題項，在刪除與本量表關連程度較低之題項後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共粹取出二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物理環境」及「人文環境」；其中因素一「物理環境」共包含 4 個題項，該因素能解釋 33.685% 的變異量，因素二「人文環境」亦包含 4 個題項，該因素能解釋 30.146%，上述二因素之解釋總變異量為 63.831%（見表五）。

表五 社區發展之結果面之因素分析—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

共同因素	題 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物理環境	整體而言，本社區居住的品質愈來愈好	.823
	整體而言，我覺得本社區是適合居住的好地方	.818
	整體而言，本社區的環境景觀是舒適的	.763
	整體而言，本社區居住的戶數愈來愈多	.666
因素二： 人文環境	普遍而言，本社區是個均富的社區	.794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瞭解社區的歷史文化。	.765
	普遍而言，本社區的弱勢者可獲得充分的照顧。	.727
	普遍而言，本社區的治安良好	.64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研究結果

一、社區社會資本之分布情形

(一) 社區居民之互動與社區參與—橋接型社會資本

在受訪者所在之社區居民的互動方面，如表六所示，受訪者對「社區中不同族群的人能夠和諧的生活在一起」、「覺得社區居民彼此的關係和諧」、「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縣市長及縣市民意代表的投票」、及「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的同意度最高（高於八成）；「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來往密切」、「社區居民有需要時，會相互幫忙」、「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鄉、鎮、村里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的投票」、及「多數社區居民有公平使用各項服務或福利的機會」的同意程度亦高（介於七~八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信任」（低於七成）及「多數社區居民能夠彼此包容不同的意見」（低於六成）的同意度相對是偏低的。

表六 社區居民之互動與社區參與分佈情形

問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總和
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來往密切。	163 21.1%	389 50.3%	204 26.4%	17 2.2%	1 0.1%	774 100.0%
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信任。	117 15.1%	387 50.0%	247 31.9%	21 2.7%	2 0.3%	774 100.0%
多數社區居民能夠彼此包容不同的 意見。	76 9.9%	347 45.0%	304 39.4%	40 5.2%	4 0.5%	771 100.0%
社區居民只要有機會就會想佔其他 人便宜。	23 3.0%	73 9.5%	195 25.4%	397 51.6%	81 10.5%	769 100.0%
當社區居民有需要時，彼此會相互 幫忙。	150 19.5%	439 57.2%	171 22.3%	6 0.8%	2 0.3%	768 100.0%
多數社區居民如果起了爭執，會尋 求社區的人來調解。	82 10.7%	408 53.1%	208 27.0%	67 8.7%	4 0.5%	769 100.0%
社區中不同族群的人能夠和諧的生 活在一起。	144 18.7%	505 65.5%	116 15.0%	6 0.8%	0 0.0%	771 100.0%
大致上來說，我覺得社區居民彼此 的關係和諧。	145 18.8%	516 66.8%	111 14.4%	1 0.1%	0 0.0%	773 10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各種的 團體或社團。	89 11.5%	349 45.3%	277 35.9%	52 6.7%	4 0.5%	771 10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所舉辦 的各種活動。	114 14.9%	403 52.6%	210 27.4%	35 4.6%	4 0.5%	766 10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鄉、鎮、村 里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的投票。	130 16.9%	479 62.2%	146 19.0%	15 1.9%	0 0.0%	770 10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縣市市長及縣 市民意代表的投票。	123 16.0%	498 64.7%	141 18.3%	8 1.0%	0 0.0%	770 100.0%
多數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總統及立法 委員選舉的投票。	136 17.6%	484 62.7%	142 18.4%	9 1.2%	1 0.1%	772 100.0%
多數社區居民有相同的機會參與有 關社區事務的決策。	74 9.6%	367 47.7%	284 36.9%	37 4.8%	8 1.0%	770 100.0%
多數社區居民很容易獲得個人所需 的社區相關資訊。	63 8.2%	351 45.8%	293 38.3%	56 7.3%	3 0.4%	766 100.0%
多數社區居民有公平使用各項服務 或福利的機會。	132 17.3%	438 57.3%	167 21.8%	24 3.1%	4 0.5%	765 100.0%
如果有影響整個社區的問題，多數 的社區居民會設法共同解決。	89 11.5%	413 53.6%	226 29.3%	40 5.2%	3 0.4%	771 100.0%
社區中如果只利於少數人的事，其 他的居民也會積極投入。	35 4.6%	191 24.9%	314 40.9%	197 25.7%	30 3.9%	76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社區與鄰近的機關、團體或組織之互動—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在社區與其它社區內、外的團體或組織之互動方面，如表七所示，「會主動向其他社區學習社區營造相關的工作」及「本社區與鄉鎮（市）公所有良好的互動關係」的同意程度最高（高於八成）；而「只要一有機會，鄰近社區或組織就會相互競爭」同意程度最低（約三成）。九成以上的社區與村里辦公室、鄰近的學校、警政單位、衛生醫療單位、鄰近的社區團體、教會（廟宇）及同縣市之其他社區組織或團體均有互動；若以協會與社區其他組織個別互動情形觀之，協會與村里辦公室、鄰近的學校、警政單位、衛生醫療單位、鄰近的社區團體、教會（廟宇）互動關係良好的同意程度均高於七成，且其同意程度的百分比相差無幾（介於 75.1%~78.8%）。

表七 社區與鄰近的機關、團體或組織之互動情形

問項	無互動 或無相 關組織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總和
我們會主動向其他社區學習社區營造相關的工作。		205 26.9%	434 56.9%	109 14.3	15 2.0%	0 0.0%	763 100.0%
多數社區居民有擔任政府、學校或其他民間團體的志工。		78 10.3%	291 38.3%	307 40.4	74 9.7%	10 1.3%	760 100.0%
社區外的成員會被邀請參與社區營造的工作。		73 9.6%	364 48.1%	246 32.5	68 9.0%	6 0.8%	757 100.0%
只要一有機會，鄰近社區或組織就會相互競爭。		35 4.6%	215 28.4%	311 41.1	176 23.3%	19 2.5%	756 100.0%
本社區與鄉鎮（市）公所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260 34.3%	404 53.3%	78 10.3	13 1.7%	3 0.4%	758 100.0%
本社區與村里辦公室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8 1.1%	276 36.5%	320 42.3%	116 15.3	22 2.9%	15 2.0%	757 100.0%
本社區與鄰近的學校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10 1.3%	218 28.8%	356 47.0%	150 19.8	21 2.8%	2 0.3%	757 100.0%
本社區與鄰近的警政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6 0.8%	199 26.2%	391 51.5%	141 18.6	18 2.4%	4 0.5%	759 100.0%
本社區與鄰近的衛生醫療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5 0.7%	206 27.1%	387 50.9%	143 18.8	19 2.5%	1 0.1%	761 100.0%
本社區與鄰近的社區團體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7 0.9%	174 22.9%	397 52.2%	165 21.7	16 2.1%	2 0.3%	761 100.0%
本社區與鄰近的教會或廟宇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10 1.3%	197 26.0%	376 49.6%	153 20.2	20 2.6%	2 0.3%	758 100.0%
普遍而言，本社區與同縣市的其他社區或組織關係良好。	7 0.9%	147 19.4%	365 48.3%	212 28.0	23 3.0%	2 0.3%	75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 社區與地方及全國性公、私部門之互動—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在受訪者所在社區與縣市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互動方面，如表八所示，九成以上的社區與縣府政府、中央政府、民間營利事業單位、地方性及全國性民間組織均有互動，其中，與縣市政府互動良好的同意程度最高（高於七成）；與中央政府、民間營利事業單位、地方性民間組織互動的良好的同意程度居中（介於四～五成）；而與全國性民間組織互動良好的同意程度最低（低於三成）。有七成以上的受訪者同意多數居民信任鄉鎮市區公所與縣市政府，六成以上同意多數居民會集結居民向政府爭取社區的福祉，約五成受訪者同意多數居民信任中央政府。

表八 社區與地方及全國性公、私部門之互動情形

問項	無互動 或無相 關組織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總和
本社區與含縣市政府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8 1.1%	208 27.4%	375 49.5%	149 19.7%	17 2.2%	1 0.1%	758 100.0%
本社區與中央政府相關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37 4.9%	88 11.7%	260 34.5%	283 37.6%	74 9.8%	11 1.5%	753 100.0%
本社區與民間營利事業單位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32 4.2%	60 7.9%	274 36.1%	311 41.0%	72 9.5%	9 1.2%	758 100.0%
本社區與地方性民間組織（如慈善會、基金會等）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41 5.4%	83 11.0%	262 34.7%	305 40.5%	55 7.3%	8 1.1%	754 100.0%
本社區與全國性民間組織（如全國性協會、基金會等）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68 9.1%	46 6.2%	172 23.0%	326 43.6%	118 15.8%	17 2.3%	747 100.0%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信任鄉鎮市區公所。		139 18.4%	449 59.5%	148 19.6%	16 2.1%	3 0.4%	755 100.0%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信任縣市政府。		110 14.5%	424 55.9%	206 27.1%	16 2.1%	3 0.4%	759 100.0%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信任中央政府。		59 7.8%	327 43.1%	294 38.8%	68 9.0%	10 1.3%	758 100.0%
本社區會集結居民向政府爭取社區的福祉。		146 19.3%	349 46.2%	175 23.1%	79 10.4%	7 0.9%	75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社區發展之分布情形

在社區發展的過程面，以六星計畫的六個面向觀之，如表九所示，以「本社區有積極推動清淨家園工作」的同意程度最高（高於八成），其次為「本社區有積極建立安全維護體系」（高於七成）；再其次為「本社區有積極發展社區照顧服務」（高於六成）；至於「本社區有積極提供學習社區歷史與文化的機會」、「本社區有積極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高於五成）同意度相對偏低；「本社區有積極推動社區產業發展」的同意程度最低（低於五成）。

在社區發展方面的結果面，如表九所示，以「我覺得本社區是適合居住的好地方」的同意程度最高（高於八成）；其次為「本社區居住的品質愈來愈好。」（高於七成）；再其次為「本社區的治安良好」、及「環境景觀舒適」的同意程度居中（高於六成）；至於「本社區居民熱衷參與各項學習機會」、本社區居住的戶數愈來愈多」及「本社區的弱勢可獲得充分照顧」（高於五成）則相對偏低；「多數社區居民瞭解社區的歷史文化」及「本社區是個均富的社區」的同意度最低（低於五成）。

表九 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分布情形

問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總和
本社區有積極推動社區產業發展（如經濟產業、在地就業等）。	97 12.7%	248 32.6%	293 38.5%	105 13.8%	18 2.4%	761 100.0%
本社區有積極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如關懷據點、課後輔導等）。	199 26.1%	274 36.0%	206 27.1%	73 9.6%	9 1.2%	761 100.0%
本社區有積極建立安全維護體系（如加裝監視器、守望相助等）。	218 28.8%	331 43.7%	144 19.0%	53 7.0%	11 1.5%	757 100.0%
本社區有積極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如長青學苑、外籍配偶課程）。	131 17.4%	279 37.0%	228 30.2%	103 13.6%	14 1.9%	755 100.0%
本社區有積極提供學習社區歷史與文化的機會（如地方尋根、文史教育等）。	140 18.7%	282 37.8%	234 31.3%	75 10.0%	16 2.1%	747 100.0%
本社區積極推動清淨家園工作（如環保志工隊、環境綠美化）。	341 44.5%	321 41.9%	95 12.4%	10 1.3%	0 0.0%	767 100.0%
普遍而言，本社區是個均富的社區。	58 7.6%	274 35.7%	337 43.9%	90 11.7%	8 1.0%	767 100.0%

表九（續）

問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總和
普遍而言，本社區的弱勢者可獲得充分的照顧。	81 10.6%	333 43.6%	278 36.4%	63 8.2%	9 1.2%	764 100.0%
普遍而言，本社區的治安良好。	134 17.4%	393 51.2%	198 25.8%	40 5.2%	3 0.4%	768 100.0%
普遍而言，多數社區居民瞭解社區的歷史文化。	52 6.8%	294 38.4%	345 45.0%	70 9.1%	5 0.7%	766 100.0%
普遍而言，本社區居民熱衷參與各種學習的機會。	90 11.7%	340 44.4%	275 35.9%	53 6.9%	8 1.0%	766 100.0%
整體而言，本社區的環境景觀是舒適的。	136 17.8%	383 50.1%	217 28.4%	26 3.4%	3 0.4%	765 100.0%
整體而言，本社區居住的品質愈來愈好。	141 18.4%	403 52.7%	195 25.5%	19 2.5%	7 0.9%	765 100.0%
整體而言，本社區居住的戶數愈來愈多。	105 13.7%	320 41.8%	234 30.6%	95 12.4%	11 1.4%	765 100.0%
整體而言，我覺得本社區是適合居住的好地方。	239 31.2%	398 52.0%	110 14.4%	16 2.1%	3 .4%	76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相關分析

就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間之關聯性分析後發現，如表十所示，社會資本的各項因素與社區發展各項因素均達顯著正相關（ $p < .001$ ），其中橋接型的「社區人群關係」與近距連結型的「地方社會參與」（ $r = .892$ ， $p < .001$ ）和「地方互動關係」（ $r = .891$ ， $p < .001$ ），以及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與近距連結型的「地方互動關係」，皆有相當高度的關聯性；橋接型的「社區人群關係」與「社區事務參與」（ $r = .716$ ， $p < .001$ ）兩項因素亦有高度的關聯性；其它各類型社會資本的因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介於中度（ $r = .344 \sim .661$ ），較低的則為「社區政治參與」與「遠距社會關係」、「遠距社會信任」、「社區營造」和「物理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其相關係數低於 .300，然其相關程度仍皆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前述的相關顯示社會資本及社區發展之間的各项因素是環環相扣。

表十 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各因素之相關分析表

變項	橋接型 社會資本			近距連結型 社會資本		遠距連結型 社會資本		社區發展		
	社區 人群 關係	社區 事務 參與	社區 政治 參與	地方 互動 關係	地方 社會 參與	遠距 社會 關係	遠距 社會 信任	社區 營造	物理 發展	人文 環境
社區人群 關係	-									
社區事務 參與	.716***	-								
社區政治 參與	.448***	.492***	-							
地方互動 關係	.891***	.829***	.589***	-						
地方社會 參與	.892***	.661***	.407***	.733***	-					
遠距社會 關係	.371***	.525***	.214***	.433***	.353***	-				
遠距社會 信任	.359***	.459***	.297***	.416***	.310***	.531***	-			
社區 營造	.374***	.497***	.190***	.419***	.352***	.568***	.344***			
物理 發展	.434***	.498***	.284***	.471***	.381***	.456***	.391***	.518***	-	
人文 發展	.485***	.589***	.338***	.520***	.455***	.523***	.492***	.525***	.599***	--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影響之分析

(一) 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過程面—社區營造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一所示，以不同類型之社會資本因素與社區營造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F=50.820，p<.001），表示社會資本之高

低能夠有效預測社區營造之變異，其 $R^2=.381$ ，調整後的 R^2 為 $.374$ ，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37.4%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兩項因素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關係」（ $T=9.674$ ， $p<.001$ ）及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 $T=3.899$ ， $p<.001$ ）；亦即，前述兩項因素表現愈佳的社區，其社區營造的表現愈好。

表十一 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過程面（社區營造）之多元迴歸分析

Y=社區營造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_e			
常數	6.088	1.253		4.860	.000
社區人際關係	.040	.128	.039	.310	.757
社區事務參與	.262	.067	.258	3.899	.000
社區政治參與	-.119	.102	-.051	-1.173	.241
地方互動關係	.071	.130	.061	.542	.588
地方社會參與	-.076	.177	-.036	-.428	.669
遠距社會關係	.500	.052	.410	9.674	.000
遠距社會信任	.008	.088	.004	.092	.927
整體模型	$R^2=.381$ $adj R^2=.374$ $F=50.820$ ($p=.000$)				
Y （社區營造） $=.500X_1$ （遠距社會關係） $+.262X_2$ （社區事務參與） $+6.088$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結果面—「物理環境」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二所示，以不同類型之社會資本因素與社區發展之「物理環境」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44.166$ ， $p<.001$ ），表示社會資本之高低能夠有效預測社區發展之物理環境的變異，其 $R^2=.342$ ，調整後的 R^2 為 $.334$ ，表示社會資本能有效預測社區發展之「物理環境」因素 33.4%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四項因素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橋接型的「社區人際關係」（ $T=2.485$ ， $p<.05$ ）、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信任」（ $T=3.287$ ， $p<.01$ ）與「遠距社會關係」（ $T=5.184$ ， $p<.001$ ）、及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 $T=3.285$ ， $p<.01$ ）；亦即，前述四項因素表現愈佳的社區，其社區發展之「物理環境」表現愈好。

表十二 社會資本與物理環境之多元迴歸分析

Y=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t	p
	B	S _e			
常數	2.700	.828		3.261	.001
社區人際關係	.208	.084	.316	2.485	.013
社區事務參與	.144	.044	.221	3.285	.001
社區政治參與	.072	.066	.048	1.089	.277
地方互動關係	-.054	.085	-.073	-.642	.521
地方社會參與	-.171	.116	-.125	-1.471	.142
遠距社會關係	.174	.033	.221	5.184	.000
遠距社會信任	.188	.057	.137	3.287	.001
整體模型	$R^2=.342$		$adj R^2=.334$		
	$F=44.166$		$(p=.000)$		
$Y(\text{物理環境}) = .208X_1(\text{社區人際關係}) + .188X_2(\text{遠距社會信任}) + .174X_3(\text{遠距社會關係}) + .144X_4(\text{社區事務參與}) + 2.7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 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結果面—「人文環境」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三所示，以不同類型之社會資本因素與社區發展之「人文環境」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73.428$ ， $p<.001$ ），表示社會資本之高低能夠有效預測社區人文環境之變異，其 $R^2=.464$ ，調整後的 R^2 為 .458，表示以社會資本之因素能有效地解釋人文環境 45.8% 之變異（見表十三）。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五項因素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信任」（ $T=5.175$ ， $P<.001$ ）、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 $T=5.297$ ， $P<.001$ ）、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關係」（ $T=5.590$ ， $P<.001$ ）、橋接型的「社區人際關係」（ $T=2.085$ ， $P<.05$ ）及「社區政治參與」（ $T=2.135$ ， $p<.05$ ）；亦即，前述五項因素表現愈佳的社區，其社區發展之「人文環境」表現愈好。

表十三 社會資本與人文環境之多元迴歸分析

Y=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 _e			
常數	.409	.715		.572	.568
社區人際關係	.150	.072	.239	2.085	.037
社區事務參與	.200	.038	.320	5.297	.000
社區政治參與	.122	.057	.085	2.135	.033
地方互動關係	-.097	.073	-.135	-1.320	.187
地方社會參與	-.051	.100	-.039	-.508	.612
遠距社會關係	.163	.029	.216	5.590	.000
遠距社會信任	.261	.050	.197	5.175	.000
整體模型	$R^2=.464$ $adj R^2=.458$ $F=73.428$ ($p=.000$)				
Y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 .261X ₁ (遠距社會信任) + .200X ₂ (社區事務參與) + .163X ₃ (遠距社會關係) + .150X ₄ (社區人際關係) + .122X ₅ (社區政治參與) + .409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 社會資本與整體社區發展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四所示，以不同類型之社會資本因素與社區發展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88.742$, $p<.001$)，表示社會資本之高低能夠有效預測社區發展之變異，其 $R^2=.526$ ，調整後的 R^2 為 $.520$ ，表示社會資本能有效預測社區發展 52%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三項因素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關係」 ($T=9.456$, $p<.001$)、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 ($T=5.654$, $p<.001$)、及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社會信任」 ($T=2.391$, $p<.05$)；亦即，前述三因素表現愈佳的社區，其整體社區發展的表現愈好。

表十四 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多元迴歸分析

Y=社區發展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 _e			
常數	9.178	2.149		4.271	.000
社區人際關係	.319	.218	.163	1.467	.143
社區事務參與	.645	.114	.329	5.654	.000
社區政治參與	.143	.174	.032	.820	.412
地方互動關係	-.054	.220	-.024	-.247	.805
地方社會參與	-.215	.302	-.052	-.712	.477
遠距社會關係	.838	.089	.357	9.456	.000
遠距社會信任	.365	.153	.088	2.391	.017
整體模型	$R^2=.526$ $adj R^2=.520$ $F=88.742$ ($p=.000$)				
Y (社區發展) = .838 X_1 (遠距社會關係) + .645 X_2 (社區事務參與) + .365 X_3 (遠距社會信任) + 9.178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社區發展對社會資本影響之分析

(一) 社區發展與橋接型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五所示，以社區發展與橋接型社會資本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亦達顯著水準 ($F=144.697$, $p<.001$)，表示社區發展能夠有效預測橋接型社會資本之變異，其 $R^2=.395$ ，調整後的 R^2 為 .393，表示社區發展的過程面（社區營造）與結果面（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能有效預測橋接型社會資本 49.3%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結果，社區發展的三項因素對橋接型社會資本皆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人文環境」（ $T=9.378$, $p<.001$ ）、物理環境（ $T=5.569$, $p<.001$ ）、及「社區營造」（ $T=3.963$, $p<.001$ ）；亦即，前述三項社區發展的因素表現愈佳，其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有愈正面的影響。

表十五 社區發展（含過程面與結果面）與橋接型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Y=橋接型社會資本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_e			
常數	31.959	1.762		18.137	.000
社區營造	.309	.078	.148	3.963	.000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718	.129	.219	5.569	.000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1.246	.133	.371	9.378	.000
整體模型	$R^2=.395$ $adj R^2=.393$ $F=144.697$ ($p=.000$)				
Y (橋接型社會資本) = $1.246X_1$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 $.718X_2$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 $.309X_3$ (社區營造) + 31.959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社區發展（含過程面與結果面）與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六所示，以社區發展與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亦達顯著水準 ($F=112.640$, $p<.001$)，表示社區發展能夠有效預測社區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之變異，其 $R^2=.332$ ，調整後的 R^2 為 $.329$ ，表示社區發展的過程面（社區營造）與結果面（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能有效預測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32.9%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社區發展的三項因素對橋接型社會資本皆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人文環境」（ $T=8.089$, $p<.001$ ）、「物理環境」（ $T=4.963$, $p<.001$ ）及「社區營造」（ $T=3.683$, $p<.001$ ）；亦即，前述三項社區發展的因素表現愈佳，其對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有愈正面的影響。

表十六 社區發展與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Y=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_e			
常數	18.336	1.113		16.481	.000
社區營造	.180	.049	.142	3.683	.000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405	.082	.203	4.963	.000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682	.084	.333	8.089	.000
整體模型	$R^2=.332$ $adj R^2=.329$ $F=112.640$ ($p=.000$)				
Y (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 $.682X_1$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 $.405X_2$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 $.180X_3$ (社區營造) + 18.336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 社區發展與遠距連結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七所示，以社區發展與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亦達顯著水準（ $F=140.799$ ， $p<.001$ ），表示社區發展能夠有效預測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之變異，其 $R^2=.418$ ，調整後的 R^2 為 41.5 ，表示表示社區發展的過程面（社區營造）與結果面（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能有效預測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41.5%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社區發展的三項因素對橋接型社會資本皆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人文環境」（ $T=8.093$ ， $p<.001$ ）、「社區營造」（ $T=7.295$ ， $p<.001$ ）及「物理環境」（ $T=2.742$ ， $p<.01$ ）；亦即，前述三項社區發展的因素表現愈佳，其對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有愈正面的影響。

表十七 社區發展（含過程面與結果面）與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Y=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_e			
常數	9.163	.988		9.276	.000
社區營造	.329	.045	.290	7.295	.000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210	.077	.117	2.742	.006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645	.080	.346	8.093	.000
整體模型	$R^2=.418$ $adj R^2=.415$				
	$F=140.799$ ($p=.000$)				
Y（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645X_1$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329X_2$ （社區營造）+ $.210X_3$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9.16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 社區發展與整體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如表十八所示，以社區發展與整體社會資本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176.521$ ， $p<.001$ ），表示社區發展能夠有效預測社區整體社會資本之變異，其 $R^2=.485$ ，調整後的 R^2 為 $.482$ ，表示社區發展的過程面（社區營造）與結果面（物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能有效地預測整體社會資本 48.2%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結果顯示社區發展的三項因素對橋接型社會資本皆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人文環境」（ $T=10.043$ ，

$p < .001$)、「物理環境」($T=5.021$, $p < .001$)、及「社區營造」($T=5.016$, $p < .001$)；亦即，前述三項社區發展的因素表現愈佳，其對整體社會資本有愈正面的影響。

表十八 社區發展（含過程面與結果面）與整體社會資本之多元迴歸分析

Y=整體社會資本	未標準化係數		Beta	T	p
	B	S_e			
常數	60.289	3.315		18.187	.000
社區營造	.760	.151	.192	5.016	.000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1.277	.254	.206	5.021	.000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2.665	.265	.411	10.043	.000
整體模型	$R^2=.485$ $adj R^2=.482$ $F=176.521$ ($p=.000$)				
Y (整體社會資本) = 2.665X ₁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 1.277X ₂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 .760X ₃ (社區營造) + 60.289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社區居民之社區投入、互動與參與

本研究發現，社區居民彼此皆能和諧相處，且族群的包容度佳，參與公職投票率也高，但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度、及社區團體或社團的參與相對較低。社區內之族群關係的和諧多少反映出社區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這種對不同族群的尊重與接納，是有利於當代社區發展的重要本質之一 (McNeely, 1999)。然而，對不同意見包容度的不足，將影響到彼此的溝通與討論，進而影響到社區共識的建立，甚至可能成為社區衝突的潛在因素；對社區團體及社團的參與度相對偏低，參與社區決策的機會偏低、及社區訊息傳遞的不足，這些有違社區發展本質的現象，一方面可能彰顯出居民對社區民主之價值的承諾度不足，另一方面亦彰顯出社區居民主導決策的不足，這些現象皆已被視為是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上的障礙 (Mattessich & Monsey, 1997; McNeely, 1999)。

(二) 社區與公、私部門之團體與組織的互動

本研究發現，社區具備學習的動機與意願，且與鄰近的公、私部門組織或團體有良好的互動關係，與鄰近的社區或組織競爭機會，及居民參與志工的比例皆相對較低。社區具備學習的意願與動力，除意味著社區內部有強烈的動機外，也讓社區有機會習得營造的相關知識與技術；此外，社區與鄰近的組織或團體有良性的互動，也提供給社區能夠與社區外組織產生連結的機會，這些皆是有利於社區發展成功的要素 (Mattessich & Monsey, 1997)。值得注意的是有近八成的社區表示與村里辦公室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這項發現反映出長久以來村里與社區之間不和或互鬥的現象 (林經甫, 2002; 黃源協, 2004;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 2007)，或有過度渲染之虞。此外，居民參與志工的比例雖相對偏低，但卻也達到一定的程度，若能予以適切的運用，或進一步予以激發，皆可為社區發展奠定有利的基礎。

本研究亦發現，社區與縣市政府普遍有較佳的互動關係與信任度，但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與信任度則相對偏低；社區雖與民間營利單位或地方團體雖有互動，但同意關係良好的比例並不高，與全國性民間團體的互動頻率與關係亦偏低。社區與各級政府的互動或信任關係，隨著層級愈高而有遞減的趨勢，業務性質與空間距離可能是主因。此外，社區與民間營利單位或地方團體有良好互動關係的比例並不高，與全國性民間團體互動關係良好者更屬偏低。與政府、企業或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已被視為「強力社區」(stronger community)的重要指標 (NRU, 2006; DPCD, 2009)，外部資源對社區發展有一定的助益，特別是民間資源更是讓社區避免高度依賴政府的另類管道，若能夠提高並拉近民間部門與社區之間的關係，除可能獲取有形資源的挹注外，亦是取得社區發展相關知識、經驗或技術的潛在管道。

(三) 社區發展的情形

本研究發現，在社區發展的過程面上，社區相對較積極重視清淨家園工作，及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在積極提供終身學習、提供學習社區歷史與文化的機會、及推動社區產業發展上則相對較低。這些現象彰顯出社區較重視的是社區的環境與安全；對於終身學習及社區歷史與文化的學習，受到關注的程度相對較不足；此外，這些現象多少顯示出社區普遍存在著「重硬體（物質）、輕軟體（人文）」的現象；至於推動社區產業的積極度最低，可能與社區的地理環境有關，社區產業的推動往往較可能出現於鄉村型或山地型社區。

本研究亦發現，在社區發展的結果面上，社區整體的居住環境獲得高度認同，且其生活品質也獲得較高的肯定；社區均富及居民對社區歷史文化的瞭解則相對較弱。這些現象彰顯出，大多數社區投入較多的精力於社區環境及安全的維護，社區居住品質也處於不斷的提升中，然而，無論從過程或或結果面觀之，相較於一些有形的建設或服務，社區對人文及精神層次的投入與其成果是較不足的。值得關注的是「本社區是適合居住的好地方」獲得高度的認同，這種認同感將有助於社區凝聚力的養成，進而成為影響社區發展能否成功的基礎要件之一（Mattessich & Monsey, 1997）。

（四）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的影響

在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1. 社會資本對於整體社區發展的影響達高度顯著相關，其中，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與遠距連結型的兩個因素，皆達高度顯著水準。整體模型為： Y （社區發展）= $0.838X_1$ （遠距社會關係）+ $0.645X_2$ （社區事務參與）+ $0.365X_3$ （遠距社會信任）+ 9.178 。
2. 社會資本對於社區發展結果面的「物理環境」有顯著的影響，其中，橋接型的「社區人際關係」與「社區事務參與」，及遠距連結型的兩個因素皆達高度顯著相關。整體模型為： Y （社區發展物理環境）= $0.208X$ （社區人際關係）+ $0.188X$ （遠距社會信任）+ $0.174X$ （遠距社會關係）+ $0.144X$ （社區事務參與）+ 2.700 。
3. 社會資本對於社區發展結果面的「人文環境」有顯著的影響，其中，橋接型的三個因素與遠距連結型的兩個因素，皆呈現顯著相關。整體模型為： Y （社區發展人文環境）= $0.261X$ （遠距社會信任）+ $0.200X$ （社區事務參與）+ $0.163X$ （遠距社會關係）+ $0.150X$ （社區人際關係）+ $0.122X$ （社區政治參與）+ 4.409 。

前述有關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的影響，與許多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例如，較高的社會資本會有較佳的社區生活品質（Kavanaugh et al., 2005），較高社會資本的地方會有較佳的學校運作、較少的暴力、更高度的包容與公平、較佳的經濟發展（Portes, 1998; Putman, 2000; Kearns, 2003; Piachaud, 2002; Stolle, 2003; Rupasingha et al., 2006; Poortinga, 2006）。特別是橋接型與連結型的社會資本，就如 Green 與 Haines（2008）所指出，社區外的連結將有助於我們取得社區內部所沒有的訊息、財務或新理念，進而有助於社區發展；McNeely（1999）也指出，當代社區營造必

須要能連結更廣大的社會，以強化社區體制及提昇居民的外部機會。

然而，前述的各個模型一再彰顯出，遠距連結型的兩項因素在社區發展上的重要性，但近距連結型的兩個因素，卻未能對社區發展有顯著的影響，甚至橋接型的「社區人際關係」對整體社區發展也出現不顯著的現象。這項結果可能與台灣社區發展的外部資源往往是來自縣市政府有關，這種外界的連結對永續社區發展雖有其重要性（Gilchrist, 2004; 2009），但與鄰近社區的互動和關係的不顯著，甚至與「社區人際關係」亦不顯著，這可能隱含著社區發展較佳的社區，往往是較善於經營與縣市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但卻忽略社區和地方關係的經營，這種「重遠親、輕近鄰」的現象，某種程度已陷入 Zetter 等（2005）與 Knotts（2006）所擔心之不具任何情感之社區意識下所啟動的社區發展，以及 Green 與 Haines（2008）所擔心之「若忽略與社區或地方性組織或機構互動，將可能是社區發展上的一大障礙」。此外，它也背離 Gittell 與 Vidal（1998）所強調之應從居民對社區的認同、社區組織的能力及網絡關係的建立來活化社區，而使得社區的未來易於操之於外在力量。

（五）社區發展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在社區發展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1. 社區發展對整體社會資本有顯著的影響，無論是過程面的社區營造或結果面的物理環境或人文環境，皆呈現顯著相關。整體的解釋模型為： Y （整體社會資本） $=2.665X_1$ （人文環境） $+1.277X_2$ （物理環境） $+0.760X_3$ （社區營造） $+60.289$ 。
2. 社區發展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有顯著的影響，無論是過程面的社區營造或結果面的物理環境或人文環境，皆呈現顯著相關。整體的解釋模型為： Y （橋接型社會資本） $=1.246X_1$ （人文環境） $+0.718X_2$ （物理環境） $+0.309X_3$ （社區營造） $+31.959$ 。
3. 社區發展對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有顯著的影響，無論是過程面的社區營造或結果面的物理環境或人文環境，皆呈現顯著相關。整體解釋模型為： Y （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0.682X_1$ （人文環境） $+0.405X_2$ （物理環境） $+0.180X_3$ （社區營造） $+18.336$ 。
4. 社區發展對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有顯著的影響，無論是過程面的社區營造或結果面的物理環境或人文環境，皆呈現顯著相關。整體解釋模型為： Y （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 $=0.645X_1$ （人文環境） $+0.329X_2$ （社區營造） $+0.210X_3$ （物理環境） $+9.163$ 。

前述有關社區發展（含過程面與結果面）對於整體及各類型社會資本皆有顯著影響，這種結果與其它國外的研究是一致的（Home Office, 2004; Kay, 2006）。誠如 Kearns（2003）將社會資本視為是社區發展的軟性目標，台灣社區發展已進一步獲致社區之社會資本的累積。此外，前述的四個模型皆已反映出，儘管社區發展的三個因素對社會資本皆有顯著的影響，但人文環境是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子，顯然，為強化社區社會資本的能量，人文環境的營造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這項發現對台灣之「重物質、輕精神」或「重有形、輕無形」的社區實務，是相當具有啓示作用的。

二、建議

無論從國內外文獻的探討或本研究的發現，皆已顯示出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間，皆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為促進全面性社區發展目標的達成，當前的社區工作必須要能重視社區社會資本的創造與累積，進而能為社區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同樣地，若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是社區發展策略的軟性目標，便需關注到要能夠兼顧社區發展的過程與結果目標。為此，基於前述之研究發現與討論，本研究擬從政策面、實務面及學術面提出有助於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之提升的相關建議。

（一）政策面的建議

1. 充權社區居民，強化社區民主

本研究發現，社區居民對社區整體利益的重視度，及對社區事務的決定過程之瞭解相對偏低；此外，社區居民在包容不同意見，積極參與團體或社團，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機會，以及獲取社區相關資訊上，也不盡理想。這些現象可能與社區居民之社區意識及主動參與社區事務的意願有關，為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及社區民主的成長，作法上，應能透過充權的策略，以讓社區居民有機會且樂意對社區事務能有更多的瞭解，並逐步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相關事務，甚至提供給居民更多參與社區重要決策的機會。

2. 導正「重遠親、輕近鄰」的現象

雖然多數社區與鄰近的組織或團體能夠維持良性的關係，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儘管社區居民與政府的互動和信任關係，隨著政府的層級愈高而有遞減的趨勢，但在解釋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的影響上，近距連結型的「地方互動關係」與「地方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並不顯著，反而是遠距連結型的「遠距的社會信任」與

「遠距社會關係」有顯著重要的影響。儘管遠距社會資本的是社區重要的資產，但社區之橋接型與近距連結型社會資本在社區發展的重要性，卻未能如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般。這某種程度可能蘊含著發展較佳的社區對相對遠距的組織或政府部門的關係，遠重於鄰近的政府或民間組織或團體，這種現象可能與社區須依賴縣市或中央政府經費補助有關，特別是中央政府。儘管連結社區外的組織已被視為是社區營造成功的要件之一（Mattessich & Monsey, 1997），但若忽略與社區或地方性組織或機構互動，它可能成為社區發展上的障礙。社區發展必須立基於「社區」與「地方」，始可能為永續社區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為此，政策的設計應能逐步導向讓社區脫離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並導引社區逐步著力於發展與地方組織或團體的伙伴關係，以作為永續發展的後盾。

3. 重視社區發展人文環境的營造，以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

本研究發現，社區發展與社會資本之間普遍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性，社會資本有助於社區發展的推動，特別是橋接型與遠距連結型社會資本的某些因素；此外，無論是社區發展的過程面或結果面，皆對社區社會資本有正向的助益，特別是社區發展人文環境的營造，對於各項社會資本的影響力皆高於物理環境與社區營造。Sinder（1969: 21）指出，社區發展的長期目標在於創造無形的哲學、社會和人群的改變。缺乏人文環境的營造，社區發展的長期目標是不易達成的，面對台灣社區普遍存在著「重物質、輕人文」的現象下，為營造及累積社區更雄厚的社會資本，政策的推動宜避免僅著重於物理環境的營造，亦應兼顧到如何去塑造社區重視關懷、學習與參與的人文環境。事實上，傳統地緣社區的能量是有限的，當社區的意涵從「地緣」朝向「事緣」再朝向「多緣」觀點時，若能夠在社區治理的旗幟下，鼓勵並引進各領域的專業團體加入社區發展工作，除將有益於社區物質建設外，其著重於諸如生態、教育與文化的專業協助，將有助於社區人文環境的塑造。

（二）實務面的建議

1. 強化社區、村里與鄰近組織之間的合作契機與伙伴關係

社區內部組織及社區外部公、私單位或部門之間的連結，是社區社會資本的一環，這種連結與互動關係的建立，無論對於社區營造或社區發展，皆將有其正面的效果（Gittell & Vidal, 1998; Mel & Jenny, 2007）。本研究發現，儘管社區與村里之間可能存在著緊張關係，但至少大多數的社區與村里仍維持著一定的和諧，或至少不願易讓彼此的衝突公開化；此外，社區與鄰近的組織多數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這種良性關係已為社區發展奠定絕佳的網絡關係。為讓社區既有的網絡資產發揮作用，在實務運作上，宜創造讓社區組織良性互動的機會，進而發揮社區網絡的效果，例如，將網絡建構列為社區發展重要的指南之一，抑或透過方案補助鼓勵社區與其它組織發展協力合作計畫，以營造彼此之間的合作契機與伙伴關係。

2. 活絡社區人際關係與社會聯繫，重視關係品質以強化社區協力網絡的能量

本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和諧的，有一定程度的往來與互助，且能夠包容不同的族群；然而，居民彼此之間的信任度與包容力相對上是偏低的。本研究亦發現，橋接型的「社區事務參與」對社區發展的各項因素皆有高度顯著的貢獻，但橋接型的「社區人際關係」在整體社區發展與過程面的社區營造之解釋力未能達顯著。對社區而言，社區人際關係是一種靜態的資源，它僅是一種「機會」而已，能否有助於社區發展，其關鍵在於能否將它活絡並轉化為動態的社會聯繫，以建立社區發展所需的協力網絡（Green & Haines, 2008）。社區居民之高度和諧與包容的人際關係，已提供社區協力網絡的必要基礎，但這項機會似乎沒能被轉化為有助於社區發展的能量；為此，在社區實務運作上，應能致力於活絡社區既有的人際關係，將它轉化為動態的社會聯繫與社區參與，並在關注其關係品質的情況下，來強化社區協力網絡的能量。為此，除政府部門在政策的制訂上宜有激勵措施外，例如，鼓勵居民或團體找尋共同關注的社區議題，並創造一個友善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與討論平台，以激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參與討論的意願與行動，並藉由專業輔導團隊協助，進一步促使社區之伙伴與協力關係的運作。

3. 引爆社區優勢，創造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的良好循環

本研究發現，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的各個變項皆出現高度關聯性，此外，社區社會資本對整體社區發展有顯著正面的影響，社區發展對整體社會資本的累積也有顯著正面的影響。為讓兩者之間的良好循環能在社區中發酵，實務運作上，社區可找尋其潛在的優勢，它們可能是社區潛存的某項社會資本，也可能是某項社區既有的營造或發展項目，若能夠以其優勢或資產作為介入點，適切地予以引爆和導引或從發展的過程與結果中累積更豐富的社會資本，或從社會資本的累積開創社區發展的能量，相信社區將可在可在兩者的良好循環中，不斷朝著永續發展的旅程邁進。

(三) 學術面的建議

1. 發展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實證查查研究

本研究主要係以社區領導者為研究對象，探究台灣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關係，儘管本研究已為台灣社區在三方面的關係架構出一個輪廓，且能夠有助於對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上的個別與相關面向的了解，然而，社區的主體還是社區居民，日後的研究，若能將研究對象拓展到社區家戶，當有助於對台灣社區有更廣泛和深入的了解。

2. 探究村里與社區組織之間的實質關係

村里長與社區理事長之間的關係對社區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儘管本研究呈現出村里與社區發展協會之間仍維持一定的和諧關係，但諸多的研究卻一再強調雙方的不和，甚至衝突。因本研究僅訪問社區領導者的看法，然有可能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為同一人，亦有可能僅是社區領導者個人的解讀，為進一步瞭解兩者的實質關係，日後相關研究可將受訪者的範圍涵蓋至村里長或社區民間團體之負責人，並進一步利用控制變項的統計方法，以讓這項分歧的看法更趨於明朗。

3. 執行長期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相關資料庫的建立

社區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幾，台灣長期缺乏社區相關資料之縱斷面的研究，建立在本次研究的基礎上，日後若能定期長期的追蹤社區在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的狀況，當有助於了解台灣社區的變遷狀況，更將有助於社區政策的擬定。

參考文獻

- 內政部（1991）。**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台北：內政部。
- 江大樹、張力亞（2008）。社區營照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以桃米生態村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6（1），87-142。
- 江明修、陳欽春（2005）。充實社會資本之研究。載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畫處（編），**新世紀第二期國家建設計畫研擬專題研究系列（社會·法政篇）**（177-251頁）。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林經甫（2002）。社區營造與市民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現況與理想。**新世紀智庫論壇**，19，30-38。

- 侯錦雄、宋念謙（1998）。台中市黎明住宅社區居民社區意識之研究。**建築學報**，**24**，51-65。
- 梁炳琨、張長義（2005）。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39**，31-51。
- 郭瑞坤、王春勝、陳香利（2006）。居民社區培力與社會資本、社區意識關聯性之研究：以高雄市港口社區為例。**公共事務評論**，**8**（2），97-129。
- 黃永光（2005）。社會資本在社區產業的意義：以松鶴社區推動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為例。逢甲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台中。
- 黃湘玲（2002）。九二一災民社會資本與福利使用的關聯性分析：以南投縣竹山鎮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嘉義。
- 黃源協（2004）。台灣社區工作何去何從：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社區發展季刊**，**107**，78-87。
- 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7）。社區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索性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2），1-33。
- 蔡必焜、王俊豪、卓正欽（2004）。社會資本與永續社區發展。**台灣鄉村研究**，**3**，53-76。
-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社區發展協會、選舉動員與地方政治。**東吳政治學報**，**25**（4），93-135。
- Atkinson, R. (2003). Addressing urban social exclusion through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urban regeneration. In M. Raco, & R. Imrie (Eds), *Urban renaissance? New labour, community and urban policy* (pp. 101-119). Bristol: Policy Press.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nder, P. Brown, & A. Stuart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46-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skin, R. J., P. Brown, S. Venkatesh, & A. Vidal (2001).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Coleman, J. S. (1988).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law. *Notre Dame J. Law, Ethics, Public Policy*, **3**, 375-404.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ulton, C. (2005). The place of commun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Social Work Research*, **29**(2), 73-86.
- Cox, E. (2000). Creating a more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level indicators of social capi-

- tal. *Just Policy: A Journal of Australian Social Policy*, **19**, 100-107.
- DPCD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9). Building stronger communities. Retrieved from Jan 14, 2010, from <http://www.dvc.vic.gov.au/web14/dvc/dvcmain.nsf/headingpagesdisplay/building+stronger+communities>.
- Friedman, S. R., P. Mateu-Gelabert, R. Curtis, C. Maslow, M. Bolyard, M. Sandoval, & P. L. Flom (2007). Social capital or networks, negotiations, and norms? A neighborhood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2**(6), S160-S170.
- Fukuyama, F. (1997). Social capital.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 **19**, 375-484.
- Giddens, A. (2000).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lchrist, A. (2004). *The well-connected community: A networking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Bristol: Polity Press.
- Gilchrist, A. (2009). *The well-connected community – A networking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2nd Ed). Bristol: Policy Press.
- Gittell, R., & A. Vidal (1998).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California: Sage.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Green, G. P., & A. Haines (2008). *Asset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 Halpern, A.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cy Press.
- Hastings, A. (2003). Strategic, multilevel neighbourhood regeneration: An outward-looking approach at last? In M. Raco, & R. Imrie (Eds.), *Urban renaissance? New labour, community and urban policy* (pp. 85-100). Bristol: Policy Press.
- Home Office (2004). *Firm foundations: The government's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London: Civil Renewal Unit, Home Office.
- Johnston, G., & J. Percy-Smith (2003). In search of social capital. *Policy and Politics*, **31**(3), 321-34.
- Jurik, N. C., G. Cavender, & J. Cowgill (2006). Searching for social capital in U.S.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programs.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3**(3), 151-170.
- Kavanaugh, A. L., D. D. Reese, J. M. Carroll, & M. B. Rosson (2005). Weak ties in networked communiti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1**, 119-113.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 160-173.
- Kearns, A. (2003). Social capital, regeneration and urban policy. In M. Raco, & R. Imrie (Eds.), *Urban renaissance? New labour, community and urban policy* (pp. 37-60). Bristol: Policy Press.
- Knotts, H. G. (2006). Sticks, bricks and social capital: The challeng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in the American deep sou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1), 37-49.
- Mattessich, P. W., & B. Monsey (1997). *Community building: What makes it work – A review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ful community building*. Minnesota: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
- Mattessich, P. W. (2009).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R. Phillips, & R. H. Pittman (Eds.),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pp. 49-57). London: Routledge.
- McNeely, J. (1999). Community build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6), 741-750.
- Mel, E., & O. Jenny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community under threat. *Local Environment*, 12(1), 17-30.
- Middleton, A., A. Murie, & R. Groves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neighbourhoods that work. *Urban Studies*, 42(10), 1711-1738.
- Molenaers, N. (2003). Associations or informal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M. Hooghe, & D. Stolle (Eds.),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13-132). New York: Palgrave.
-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s (2000). *Prove It!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renewal on local people*. London: Groundwork, NEF.
- Newman, L., & A. Dale (2005). The role of agency in sustainable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cal Environment*, 10(5), 477-486.
- NRU (Neighbourhood Renewal Unit) (2006). Indicators of strong communities. Retrieved Jan 14, 2010, from http://neighbourhoods.typepad.com/neighbourhoods/2005/10/indicators_of_s.html.
- Obst, P., S. G. Smith, & L. Zinkiewicz (2002). An explorat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Part 3): Dimensions and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in geographic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0(1): 119-133.
- Pawar, M.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 211-226.

- Phillips, R., & R. H. Pittman (2009).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 Phillips, & R. H. Pittman (Eds.),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pp. 3-19). London: Routledge.
- Piachaud, D. (2002). *Capital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CSE paper 60). London: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LES.
- Poortinga, W. (2006). Social relations or social capital?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health effects of bonding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3*(1), 255-270.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rezza, M., & S. S. Constantini (1998).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different territorial contexts.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8*, 181-194.
- Puddifoot, J. E. (2003). Exploring 'personal' and 'shared'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in Durham City, England.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1), 87-106.
- Putman, R. D. (2000). *Blow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 D. (1993a).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1-11.
- Putnam, R. D. (1993b).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zel, J. (1997). Accounting for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 Reading Robert Putnam on democr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9*(7), 939-49.
- Rupasingha, A., S. J. Goetz, & D. Freshwater (2006).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US countie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5*, 83-101.
- Rydin, Y., & N. Holman (2004). Re-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cal Environment*, *9*(2), 117-133.
- Sinder, L. (1969). *Concept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Hinda Press.
- Stolle, D. (2003). The source of social capital. In M. Hooghe, & D. Stolle (Eds.),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9-42). New York: Palgrave.
- Szreter, S. (1998).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for New Labour: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Policy Paper No.15). Sheffiel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 Talbot, L. & R. Walker (2007).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impact of policy change on linking social capital in a rural community. *Health and Place*, *13*, 482-492.
- Taylor, M., A. Barr, & A. West (2000). *Signposts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 Wallace, A. (2007). We have had nothing for so long that we don't know what to ask for: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and regeneration of socially excluded terrain.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6(1), 1-12.
- Woolcock, M.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1), 11-17.
- Zetter, R., D. Griffiths, & N. Sigona (2005). Social capital or social exclusion? The impact of asylum-seek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0(2), 169-18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Yuan-Shie Hwang, Su-Jen Liu, Li-Hsin Chuang,
Xing-Ting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fter reviewing literatures related to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s. Community was viewed as research unit and the whole Register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ere surveyed. 780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and analyzed. Variables related we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factor analysis.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was grouped into three factors – commun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affairs and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politics. Short-distance social capital was grouped into two factors, loc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local social participation. Long-distance social capital was grouped into two factors, long-distanc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long-distance social tru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wa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factors, in-

* Yuan-Shie H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u-Jen Li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Li-Hsin Chu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Xing-Ting Lin, MA,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cluding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 human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utcom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s strong relationship, and there is quit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variables. However, either process or outcome dimensions, the impact of long-distance linking social capital 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stronger than bridging and short-distance linking social capital. According to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promoting community work for policy-making, communit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short-distance linking social capital, long-distanc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